西厓集 九

序 記 論 跋 箋
銘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許荷谷 篈 朝天記序

余旣跋美叔燕山記行詩又聞有朝天錄從美叔𦔳徵焉讀之累日而不厭作而嘆曰美叔博而詳也夫自肅愼以北燕雲以東數千里間山川風景盡在吾目中非美叔之敏識何以得此余嘗謂吾輩逢天下無事之時玉帛梯航無遠不通士君子生於下國得奉聘覲之命修使事于天子之庭從容専對退而與賢士大夫揖讓周旋于以考制度禮樂之盛覩文物衣冠之懿以恢吾心胸甚樂事也然而余見世之人多齷齪少奇節安於

固陋而僻於蹊逕聞有使命則縮然而憂豈國門帽帽有可憐之色並日而馳促期而返汲汲焉唯適歸之爲急則他固不足論也姜叔享甫弱冠已嶄嶄盡讀天下書以文學詞章有聲於朝著又欲足履中國之界以盡天下之奇觀聞 朝廷選使价對衆有願行語銓官舉以遣之則其志向已非淺矣於其行也沿途搜訪按轡詢洛凡有得於見聞者備錄而悉記之間亦發之諷詠之間積成篇帙使讀之者亹亹而忘倦觀其撫華表而徵鶴言之荒誕過首山而詆唐宗之黷武景仰醫閭徘徊孤竹之墟像想神禹之績挹二子之清風悠然有千古不盡之遐思登臨山海高睨乾坤盪滌平生芥滯之胷

襟暨入 皇都宮室城池之壯麗舟車百物之湊集人士四方之交會其所見益大而所得益富矣至於遇葉本遊之得歷正學書院彈節于首善之館能孤倡正大之論以抗群咻而不震不沮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邪充可尚也已昔周之時列國聘使之士甚衆而至今獨美吳季子之觀樂若美叔者其聞季子之風而興起者歟余於是記嘉歎之不足既卒業仍叙其卷首而歸之若其論議之或不能無未盡處而有待於講劘者美叔於後日當自得之茲不暇贅云丁丑暮春書于石壁精舍

又

卷中所錄護送軍事亦西方民瘼之大者如 國家早
晩軫念無告而修懷保之政則必有以變通之余昔赴
京時詢得弊端之種既而隱痛焉今幾十年而猶往來
于心胷而不能忘也觀美叔所記尤是動余心也程子
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美叔方
昵侍 經席日進獻替之辭此一事如果存心不忘則
西民真有受賜之日愼無如鄙人徒有其心而無其效
也哉西厓病隱又識

鍼經要訣序

道取諸身百物皆備自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三百六十
五穴上與天地陰陽之運湯合無閒非心通造化之妙

而洞觀三才者其孰能知之醫之道其至矣乎近世中
原有醫學入門書乃深於素難而折衷諸家者也然其
用藥治病之方曲折多端變化無窮讀者或得此而失
彼或窺外而遺內雖二三精遺神而不易得其藩籬況堂
奧乎余自少多病深欲嘗累年從事於此未嘗不致然而書
亦未嘗不悅然而惑焉吾見未至而運用之機不入於
吾手故急救乃泛然若亡迫遽眞而猶爲後然吾不得方
於前所謂書自書我自我亦何益之有前年余居河村
縱有疾患無醫藥可治史觀書言鍼灸為分經主治歷
歷詳載其取穴或視下藥尤捷鄉里之人記解識鍼者
按方求穴可療病而無煩於毫末辨爾其為說備悉雖

出老年精力雖於參考乃於暇日類聚合經而分穴處
治法鍼灸書之穴下使見者一覽了然無待於求索又
將以諺譯翻出雖使愚婦見之亦可解也老子曰天地
之氣其猶槖籥乎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人身一槖籥也
營衛脉絡流而運行無一刻停息人或七情不節於內
六氣侵襲於外運者滯行者壅氣血失亂或過或不及
而病生焉鍼灸者所以瀉其過而補其不足也苟得其
宜一二穴足以見效不得其宜多鍼多灸適足以爲害
所謂差之毫釐而謬千里也東坡云鍼端如毫芒氣出如
車輪余并舉之以戒世之不明經絡而喜施鍼爇者云
萬曆庚子陽月望前二日西厓道人書于河村曲肱齋

愼終錄序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嗚呼人子之所當盡心者惟此爲大是故初終而有歛殯之節三月而有葬埋之禮凡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可也古人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旣曰卜又曰安厝則其致謹至矣然其卜法不傳今不可得而知也意古人凡事專決於卜筮吉則行不吉則廢盖其大樸未散精神心術合於神明卜筮所得皆驗驗可信後世人心益漓神不必告以吉凶人亦不敢自信其心於是卜筮之法隱而葬師之說興亦勢所然也後之君子雖不甚信其說而亦未嘗全棄而不用至宋子論擇

地則以主勢之强弱究道之偏正風氣之聚散求土之淺深力量之全否爲言雖郭李之說亦不外此苟不用某山某水可公可侯之說耳嗚呼擇地者欲保安亡者耳邊及於生人之禍福已非孝子之用心何暇論其理之有無耶宜先儒之棄而不取也然彼安則此安亦有一不可盡誣者矣余不孝生三十二年當癸酉歲先君子棄養其冬十一月甲申奉葬于天燈山時則伯兄無恙凡襄事兄皆主之今年辛丑余年六十又失先妣是春兄先亡余旣無兄弟逢天大慼煢煢在疚誰與自極摧日夜號慟而性復愚鈍荒迷失次恐不能自盡於大事以重其不孝之罪越十二月乙酉就先君舊兆而合葬焉

日月流邁奄至改歲猶貿貿自持不即殞滅神識稍定
自念前日事竟無一毫未歉於心者蓋其事緒雖多而
大槩有三焉一曰擇地二曰擇時三曰葬法葬法載在
禮文人所共有自當隨力所及獨擇地擇時搢紳士夫
蓋稱其說略不經意一朝倉卒之際尊信於葬師之口
故亡多困苶而不通嗚呼此於理豈所宜然夫病臥於
床簀之膚醫猶謂之不孝況為親謀爲世安厝之宅此
何等大事而滅裂如此也既不講則如勿用今既不得
不用其法而又以爲小術而不講可乎假使不能盡通
其微而略知門戶毋爲庸夫瞽師所欺於心獨無恔乎
乃輯古今術家之說及禮文時俗所傳聞於斂葬者間

附以所親驗者藁爲上中下三篇總名之曰愼終錄欲藏之一家以示子弟使知余終天之痛云歲壬寅二月二十日書于金溪廬次

南陽洪氏世譜序

南陽洪氏世譜者正字洪君瑋所編洪君之言曰吾洪氏之東肇自唐其德業勳爵忠義文學之傳世濟其美耀映簡策其子姓兄弟派系蕃衍歷數十世而蒲昌獨我倉使公一派自落南以後門祚日漸衰薄至於不肖孫瑋僅得不絶其殘緒而已深懼祖先遺績及雲仍嗣續湮沒無傳方欲问家舊譜而益廣之歲壬寅在京城得洪中樞述叢所爲序文及譜於西川鄭相公比一台

從而蒐尤詳遂參互考證蒐輯纘修自吾始祖至吾祖考
又具載官位事蹟及妣夫人家世以見吾派之所自來
而冠之篇首別為族譜圖於其後而於倉使公以下并
其玄孫加詳焉然吾先祖子孫之布在四方者奚止於
是而今之所得才什一焉將欲廣詢博訪詳考而備錄
之以成一姓之譜傳之無窮一日洪君璿持譜過余河上
具道所以余撫卷嘆曰義也果人觀吾譜者孝弟之
心可以油然而生嗚呼是獨蘇譜也哉抑吾聞之程子
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明譜系蓋人之
於譜系宗之有源譬木之有根不可不宗明然後敦本
追遠之誠篤祖敬宗之道敦叙九族之義皆由此出今

世之人雖名爲士大夫者往往忘其祖問其高曾以上
已有曰不知者其遠者無論也夫以孝敬之心何自
而生乎今洪君既講自近而推遠而既以及於窮探遠
索續以歲月之功上下六七百年間照然如指諸掌而
其志猶未已勤亦至矣編譜南陽之洪源出於中華而
蔓延於東土代有名世者冠綬簪相望可謂盛德之裔
而百世之宗也然其統緒之垂遠義之卓莫盛於文正
公文正之後近二百餘年子孫而衰替殆極復振將必
有時余觀洪君敦厚而有文以科第發軔且篤於孝思
不忘其本又如是是必能繩祖武而昌大其門洪氏其
復興乎余亦文正公外外裔既嘉洪君之志而樂觀其譜

之有成於是乎言甲辰五月日

家纂錄序

余嘗讀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記云夫謹家牒而心不忘于祖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子孫以不絶爲重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守寶而藏之遺逸者嘗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緝寖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傳訪而得之幸不墜先業推及先域之八世得以歲時奉祀向使宗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求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其冬至元日寒食初冬祀墳諸詩皆在可見公報本追遠之誠如

此其至不獨勳名德業後世莫及而已也先君子嘗作家譜先見又作世系錄皆未脫稿不肖敬承遺志添加搜輯凡聞見所及並不失墜自壬寅始今五年餘始克粗備名之曰永慕錄以時展玩少慰余罔極之思且欲示子孫使毋忘今日之意因具載韓公之語後之覽者亦深有感於斯文也丙午四月日

醫學辨證指南序

醫以辨證爲難古之神醫洞視臟腑望表知裏斯固不可尚已下此切脈而知病抑其次也嗚呼醫非明脈絡不可托以死生近世醫學不傳脈法尤廢俗醫臆決治病往往病本未甚而因藥誤人者多余於積年畏禍之

餘每念程子不孝不慈之訓未嘗不傷痛間中偶觀醫學入門眞書專以辨證爲主心有感焉於是抄出其緊切者分內傷外感爲二卷名曰辨證指南以與家庭子弟爲救急之用比之臆決者差賢乎爾

記

遠志精舍記

築精舍于北林凡五間東爲堂西爲齋由齋北出又轉而西高爲樓以俯江水既成扁其額曰遠志湖山登望之美不識爲客疑其義余告之曰遠志本藥名一名小草昔晉人問謝安曰遠志小草一物而何爲二名或曰處爲遠志出爲小草安有愧色余在山固無遠志出而

爲小草則固也是有損類者又醫家以遠志專治心氣能發昏錮煩余年來患心氣每餌藥輒用遠志其功不敢忘因推類而引其義治心之說亦儒者常談如此數義皆可爲齋號而舍後西山適産遠志每山雨時至靑葉秀徃敷爲精舍幽趣遂名精舍曰遠志兼其實也嗚呼遠者近之積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可謂遠矣而吾之心皆得之爲之爲故有所玩玩爲故有所樂樂爲故有所忘忘者何忘其室之小也淵明詩曰心遠地自偏微斯人吾誰與歸是爲記

戊寅四月望前一日書

義烈祠記

扶餘古百濟氏之墟也其臣有以直諫死者曰佐平成忠有阨窮無死心臨危獻忠者曰佐平興首有捐生抗節以死衛國者曰將軍階伯其後七百餘年高麗氏之季李正言存吾奮言斥旽貶爲長沙監務縣北十里石灘實李氏舊居有旌門在焉至今遺民故老往往道其風烈而俎豆尸祝之典闕焉莫之舉甚爲一縣民吏之羞萬曆乙亥金公汝洪侯與道受命分符于茲邑既至於簿領文案之暇考圖披牒得四人者慨然發嘆曰此寧非爲守者責也乃謀於一縣父老圖爲祠　記得望月山敬龍山之北山盤水抱境高勢豁允宜妥靈之所於是與道捐俸節廩召募游手役不煩民數月訖功廟成

李吏民享之旣而事聞于朝 上嘉之命賜額曰義烈
祠所以對風聲而垂後範也竊惟百濟有郡介居二國
之間以富强稱其末也昏庸御國斬則諂下擧朝結舌
獨有如成公者起而爭之奮不顧身至直纓纖縷賦絶
命猶能際國家大計庶幾乎王之一悟而無幾微怨懟
之辭其忠盡矣其後興公聞國事之已潰不以讀爲
嫌而惓惓不已其言卽成公前日之言而其心亦成公
前日之心也暨乎江山失據大軍方執階公又以五千
弱卒慷慨赴敵先虜妻子以必死爲心卒能蹈白刃而
無悔雖古烈士何以加此至於恭愍昏亂老髡當國雖
號爲儒宗名祠者莫不順指氣使李公乃以新進藐然

之身廷叱姦孽不震不懾忠義憤懣之志臨易簀而不
少撓夫以數子之忠節兩世相望肝膽相照而遺塵播
馥之地至今使人起敬則一祠之建其有關於風教大
矣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臣事
君致忠既已竭力於平時不幸而當危亂之世則沉身
滅族而不悔者是豈有所為而然哉實出於降衷秉彝
不能自已之良心也至如百濟高麗之世上下數千年
當時公卿大夫赫然顯耀者何限而易世之後光沉響
絕與草木同腐過其門者指而尊之問獨於此數公
者為之悲愉感歎至於祠而享之是果何所為而
然敎亦出於秉彝好德不能自已之良心也後之人觀

於此亦可以知所取舍而有勸嗚呼義烈祠之所爲作而朝廷之所惓惓也雖然餘之爲縣邈矣四子之節表表如是而祠廟之建乃在今日豈非有待而然哉余聞興道爲政旣以慈祥愷悌得民心益存心於敎化牖民之道乃能賁闡幽光激起偷薄以新一鄕之耳目其事尤可尚也抑不知繼興道者能以興道之心爲心使祠宇無廢於永久否乎而扶餘之民又能以四子之節自砥礪他日蔚爲國家之用以無負興道激勸之意也耶在己之責興道流盡之矣在人者非興道之所知也廟凡三間齋廚俱備又作觀善堂於其側爲士子藏修之地分官田以供祀事募居民以守之蠲其役者邑人徐

龜壽云萬曆辛巳孟夏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柳成龍記

玉淵書堂記

余旣作遠志精舍猶恨其村墟近未愜幽期渡江潭於石崖東得異處焉前挹湖光後負高阜蒼壁峙其右白沙縈其左南望則群峯錯立拱揖如畫漁村數點隱暎烟樹間花山負北而南隔江相對每月出東峯寒影倒垂平浸湖水纖波不起金璧相涵殊可玩也諺云人烟不宜甚遠而前阻深潭人欲至者非舟莫通舟艤北岸則客至坐沙中招呼無應者良久乃去亦適世幽棲之一助也於是余心樂之欲治小宇為靜居終老之所顧家

資無計有山僧誕弘者自爲幹其役資以粟帛自丙子
始越十年丙戌粗成可棲息其制為堂者二間名曰瞰
綠取王羲之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隈之語也堂之東
為燕居之室二間名曰洗心取易繫辭中語意或從事
於斯以庶幾萬一爾又之齋在北者三間以舍守僧取禪
家說名曰玩寂東為齋一間以待朋友之來訪者名遠
樂取自遠樂乎之語由齋西出為小軒二間與洗心齋
相比名曰愛吾取淵明吾亦愛吾廬之語合而扁之曰
玉淵蓋江水至此滙為深潭其色潔淨如玉故名
人爲體其意則玉之潔淵之澄皆君子之所貴乎道者
也余嘗觀古人之言曰人生貴適意富貴何為余以鄙

拙素無行世之頗嘗如麋鹿之性山野是適迯城市間
物而中年妄出官途汨沒聲利之場二十餘年矣舉足
搖手動成駭觸當其時大悶無聊未嘗不悵然思茂林
豐草之為樂也今棄家　旣解綬南歸軒冕之累過耳
鳥音而一丘一壑樂意方深是時而吾堂適成杜門
卻掃潛深伏與俛仰乎一室之內放浪乎山谿之間圖
書是以供玩索之樂踈獨足以忘芬蓁之美佳辰美景
情朋偶集則相與之窮回溪坐巖石望青天歌白雲漁湯狎
魚鳥皆是以自樂而忘憂嗚呼斯亦人生適意之大者
外慕何為懼斯言之不固聊書壁而自警云丙戌孟夏上
入西遷居士記

論

周禮設女巫論

論曰臣謹按周禮一書聖人範世致治之盛典觀其節目宜無一之不出於正也觀史巫覡之屬其左於道而害於正也較然矣以之并列於春官之篇而不去者豈不異哉臣嘗反覆思之而稍得其指意之所備焉請有獻焉夫聖人之創制立法也豈不欲使天下萬事同出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無邪穢之雜乎然事或有人情之所向時勢之已然而可以改可以無改者則聖人必委曲處寘約之於法律之中要之不使妨於政害於治而已此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是故周官司盟掌盟載之

法而先儒以為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
衰欲禁之而不能也臣以此知周禮之不去女巫亦非
周公之所欲也勢也何以言之殷商之季民俗尚鬼天
下之人懍懍然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而死生禍福之
寄命於巫覡久矣盤庚賢主也遷都大事也而其詔告
臣民之說猶且不出於死生禍福之間幾類於巫覡詛
禳之為者彼豈謂眞有是哉亦知人心之深信以為非
此莫能回也百年久習結於人之心目則雖以周公之
聖其能朝令而夕禁乎雖然禁之不得則亦已矣又為
之設官寘司似若當然者何歟嗚呼此聖人之深意而
衆人所難識也比若治水然浩浩湯湯其勢難遏則必

高其堤防道其所歸使不至於汗漫潰決而爲民物之害是矣周公亦知巫覡之難遏防之不高流之不導則惟恐一朝汗漫潰決不可爲也於是乎區處條理設教定制統之於六卿之手而臨之以有司之法其事則惟祓除舞雩而已其用則惟吊喪哭災而已外此者皆法禁之所不許也其意曰旣不能禁而又不以吾之法度裁束之則天下後世不知巫覡之可惡樂吾之無法也將肆然自放於法律防範之外以逞其淫巫詭誕之說則不幾於率天下而爲巫乎此周公之所懼而安巫之所由設也後之儒者不達此意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而聖人經世立敎之意幾乎熄矣至宋朱子乃始曰其

學而得其心以發明其遺意其言曰使後世有此官則
巫蠱之事安有哉又曰 得來續密藏永不漏嗚呼
其盡之矣或曰若子之言則後世如佛老之屬其亦道
之邪者而人皆信向之矣聖人有作其亦誘之於勢而
不去乎曰是則大不然比之於人巫覡乎人之不善者
也佛老盜賊之殺人者也乎人之不善者猶可以法導
之也至於盜賊之殺人者則執之刑之而已設使巫覡
之道如佛老之絶倫滅理以亂萬古吾人之大閑則同
公之去之也將不俟終日尚可設官祿防而止哉嗚呼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待佛老
之道也臣恐不能不以此拳拳於明時也

孔明不諫伐吳論

三代以下經濟之才忠義之節得君之深未有如諸葛忠武侯者獨其不諫先主伐吳一事余未嘗不以爲恠不獨此也先主與陸遜相距於猇亭半年而不得其便兵疲意沮包原隰而爲陣以犯兵家之大忌以曹丕之暗在數千里外而猶知其必敗孔明其時雖不在軍中而利害所關豈有不聞聞之而又不肯一言卒使先主喪師蹙境奔走僅免幾見執獲何歟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識不知其何意也反覆思之孔明無不言之理特言之而先主不從耳然而不見於史者何耶孔明乃先主帷幄之臣凡深機密議雖無所不與而未嘗

明淨顯諫於外故群臣往往有不得聞知其勢力然也且
孔明不寘史官陳壽之徒得於傳聞而爲史其所傳之
蹤略不足怪也盖嘗論之先主以新造未集之蜀不忍
一朝之忿稱兵內而攻吳其爲失計孰甚焉趙雲一武
亡耳猶知其不可況孔明乎知之而不言必有忠愛之
心者不忍爲吾意孔明之必不然也先主之於孔明信
之非不篤敬之非不至特其心慮有所不及故有時而
不能盡從不從則雖孔明亦無如之何也嗚呼君臣之
際豈不難哉先主於一生一敗之餘無尺寸以寄其身
晚年纔得孔明始用其策而不自用一步而成鼎足之
勢其亦難矣及其基業略成便有自滿之心輕事貪然

不肯曰圖雖孔明在而不得措手於其間使十年盡
成之計幾敗於一舉其可悲也夫余以是知君臣交際
之難也夫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故曰成之百年而不
足毁之一日而有餘孔明初在草廬中論一世之勢
始見先主即告之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東和諸戎天
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如是
而帝業可興漢室可復又曰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
是其規模布置一定於胸中而終身由之如大匠作室
寄諸於墻而大小間架皆有成法一毫不可遺也如遺
則室不可成奈何爲老人者不勝其淺狹欲速之心任

其私智亂其成法其敗也固宜以余見之非但先主伐
吳非孔明之意關羽之取樊城攻襄陽威震華夏亦非
孔明之所樂也特羽矜能自伐不屈於人故孔明欲止
而不能耳智者作事不先時而躁動不後時而失機時
未至則遵養時晦若無所能時至則奮發勇決捷如影
響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當先主得
荊益根本未寧孫權常有圖荊之志祖伺於後曹操未
死而其勢方盛爲先主君臣計者正當御鋒蓄力撫葺
二方厚集根本內不失和於孫權以固唇齒之援外不
輕與操戰持重養威俯仰顧眄而徐觀天下之釁不出數
年而曹操自斃曹丕簒漢天下忠臣義士憤惋不平不

為曹用然後東西齊舉與問罪之師關東之士當裹糧策馬以迎王師天下不歸漢而誰歸邪天下既歸漢則一斥江東之地可撫而有之何足以勞王師邪嗚呼此則諸葛公之計而奈何一失於關羽再失於先主荊州用武之地既為吳有獨以區區益州當天下之勢而欲為興復之舉亦甚戞戞乎其難矣公之出師表曰秭歸蹉跌關羽毀敗凡事如此難可逆覩余未嘗不三復流涕嗚呼豈非天哉

李泌好談神仙論

生千載之後而尚論古人於千載之前可謂難矣蓋古人是非得失之辨惟史家記載是憑然史家之說容有

不可盡信者或出於一時之傳聞或循乎流俗之毁譽必也參之以行事辨之以心術察之以時勢然後其人之邪正可論矣唐史云李鄴侯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余不能無疑焉余觀鄴侯平生言論及行己立身皆有本末有經濟之才有忠藎之心有出處之義有格君之業初非謾浪無實之流索隱行怪之徒也若使果如史家之說則鄴侯殆有意而然特世人未之知耳昔漢初定而張良謝病辟穀托於神仙東方朔在武帝時以諧談晦迹而論者以為避世金馬門鄴侯之意無乃或出於此乎肅代德宗非明智之君李輔國魚朝恩元載程元振之輩相繼濁亂而鄴侯以孤蹤黽俛周旋於其

間以收扶顛持危之效如此而端顏正色非法不道曰
與激觸於群咻衆楚之中則其身不可保況可望於行
其志乎是故外則托於神仙詭誕之書詩爲虚曠不近
之談使人聞之而不忌聽之而無怨史氏所謂爲世所
輕不知爲世所輕正鄴侯當日之所願也輕之者愈多
則言之者愈少矣故鄴侯告肅宗之言曰殺臣者非陛
下乃五不可也五不可之中其二曰功太高也跡太奇
也其後德宗令勿報怨詔劉昌裔奉道無怨於人以
此觀之則鄴侯憂其功跡之太高太奇而自托於道家
者流以求免於濁世之意昭然可見矣夫君子之處世
非一端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

行則不可變言則有時而不敢盡或與之消息逶迤以存隨時之義亦君子之所不得已也後世謂鄭僑眞好異道而詆之爲詭誕者眞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何足以知鄭僑也故余論之以自附於春秋微顯闡幽之意云

跋

跋童蒙須知後

童蒙須知者晦庵朱夫子之所著也夫子旣編集小學一書以爲小子之學則其涵養成就以基進德之地者宜無待於他書而復有此須知何也盖幼穉之童聞見未廣古今之說難易不同小學雖皆養蒙之道而所載

率多先秦古書下之嘉言善行亦皆漢唐間言語非鄙亂小兒驟見而輒解者也故更就其所易知所易解者而爲之教以先於小學此童蒙須知之所以作也夫人之一心敬怠無常自少至老不可一日而無教也一日教廢則義理誠慤之心消而猖狂放恣之意長一消一長日循輾轉以至於久而不復則人理滅而入於禽獸矣雖聖人與居亦莫能化矣教之之道以豫爲急須知之作豫之道也始之衣服冠屨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細雜事皆日用人事之常而至理之寓也言之至淺行之至近童稚之所易解也戒飭之教喩之使謹而不敢肆持而不敢忘若飢渴飮

食之常接乎身而慣熟於心則智長習成端莊齊一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大抵爲學有其本敎人有其漸有
本故能進有漸故能入能進能入敎學之道備矣節曰
此而竊有感焉聖賢司敎化之權所以閔惻當世而設
爲善天下者前後一揆也三代以上上焉而躬行設敎
道明於天下而無不敎之民三代以下下焉而不行設
敎道徧於私淑而天下多不敎之民嗚呼此聖賢所遇
之殊而吾民之幸不幸也方今 聖人在上闡鳶魚之
化以化新民之効臣元以此一書眷眷焉

元經衍義跋 云云

始吾不讀眞西山大學衍義我 殿撫卷歎曰備哉治天下國

家之道盡在是矣於是乎見君子憂世之深而愛君之
切也今者又得聽齋先生九經衍義而讀之西山以後
僅見此書而其憂世愛君之心益深且切云竊觀先生
生于東國僻陋之鄉自奮於道實文經之治其窮理也
精其存心也誠其立朝事君也一以堯舜三代為期蓋
凜凜乎三者之佐矣遭世休明致位孤貳亦不可謂不
遇然先生之道則未始一日得行於朝廷之上矣迨其
末年權姦泥之讒構交焉白首西還賦鵩窮徼自常人
言之不擇然自沮必泊然忘之無復當世之念矣而先生
方且於樂天知命之餘抽經稽傳發揮治道以寓臣子
惓惓之意其忠盛矣夫以西山之書成於田里退休之

日而先生之書作於擯黜無死之中故余以先生爲乞
難也然則向所謂憂世愛君之心益深且切者非邪書
凡二十七篇論修身尊賢親親者十五體天命戒滿盈
者十二自敬大臣以下未及論者而先生易簀遂爲千
古之遺恨然嘗卽其書而論之則道立於上而皇極以
建賢才登庸而庶績允釐九族敦叙而百姓平章與九
經之綱領而先生已言之至於別錄所載反覆于天命
幾微之際以爲持盈守成之本者尤鄭重而極致詳焉
人君苟能體驗於此而神會之則其不言者自當條暢
川達而先生之所以爲萬世開太平者有可待而求而
得之矣歲舍己巳卽 聖上更化之二年也去先生沒德

幽光始稍稍徹聞於　上既命褒贈配享又爲之搜索遺書下本道次第刊行將家有而人誦之矣李前先生之孫滉自月城千里踵門告余曰先祖平生文集已入梓流行惟九經衍義刻板最後今將訖功請書顚末于後使後人知之余重其事不敢許既而請益堅不獲終辭嗚呼自古聖賢言治道者莫詳於大學莫要於九經西山衍之於前先生暢之於後而治天下國家之道大備而無餘蘊矣抑又有所感焉者道之廢興雖若由於人事而實係於天命故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然則先生之一書昔晦而今明昔湮而今行者夫豈偶然哉自是以後明者益明行者益行蔚然與

堯舜三代之治於吾東則先生當日著書獻忠之願始塞而又豈非 宗社無疆之福哉遂敬書其後萬曆十一年正月上澣後學豐山柳成龍謹跋

書先君子詩帖後

癸未正月余受 恩暇南覲鳥嶺道中遇金海吏襄雲祥奉先君子手書小帖示余曰言己卯歲以小童侍舟中蒙寫五言一絶于扇以賜不敢失墜作帖寶藏云噫孤露餘生早抱終天之慟今於道途之中獲見平日手澤悲感交集摧咽難勝且念先君子盛德弘度雖在下賤苟有可取必引而進之想當時手書贈詩之意非偶然也而雲祥乃能慶奉而寶重之以至於二十九年之

久庶乎恒心而識禮者祥又言曾爲監司營吏以家有九十之母不能離側棄任而從于鄕此尤可尚始知先君子果有以取之也祥也其毋忘先君子之心而更加勉爲可也男弘文館副提學柳成龍謹識

又書

余於前年既跋此帖付裵吏今春適以本道觀察巡到金海祥又以帖來示因憶先君昔歲經過之地益增悲慕更書此語而歸之時甲申仲春念後五日謹書

睡軒集跋

成廟臨御歲久愛養人才激勵風節於是士之英偉卓犖者蔚然並出可謂盛矣而遭罹厄會一敗塗地噫

春氣方至萌未敷榮摧遇秋霜之慘風雨之灾離披摧折索然而無餘亦可哀也嗚呼善人何負於國哉達城府伯權侯灝元乃驥軒先生之從孫也家藏驥軒遺稿而散失殆盡灝元迺更搜遺篋僅得百餘篇以鋟于梓又取當時悲語附于後又令其友豐山柳成龍略記師友之同禍者姓字傳先友記幷附之百年之後使驥軒文章事蹟不至於泯滅而無傳者灝元之力也噫後必有三復新編感舊而流涕者矣

附戊午黨籍

金宗直字季昷司藝淑滋之子號佔畢齋善山人世祖朝登第歷事 睿宗成宗官至刑曹判書謚文

簡有孝行文章典尚潔為一時儒倫宗喜獎進後學多有成就鄭汝昌金宏弼以道學名金馹孫俞好仁曹偉李宗準南孝溫洪裕孫等以文章顯其餘指授蹊徑成名者甚衆燕山戊午史禍起爵公已卒禍及泉壤有文集行于世

金馹孫字季雲號濯纓執義孟之子其先金海人世居清道受業於金宗直能文章性簡亢少許可仕至吏曹正郎燕山戊午遭史禍或云李克墩為全羅監司　成廟之喪不進香京師而載妓而行馹孫書其事於史草克墩為堂上實起此禍云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見序文

鄭汝昌字伯勗河東人號一蠹以孝行薦爲參奉辭
不就登第爲翰林官至安陰縣監與金宏弼同志師
金宗直專性理學戊午謫鍾城以卒既而又剖棺後
追贈右議政謚文獻
茂豐副正揔字百源 太宗之曾孫能詩善彈琴構
別墅于楊花渡具小艇漁網常自刺漁船邀詩人騷
客日致好詩無慮千百篇自號西湖主人戊午被流
遠地
姜景叙字子文晉州人號畜堂 成廟丁酉登第又
擢重試無山戊午以佔畢齋門徒被流會赦後放還
中廟朝官至左副承旨有草堂集一帙後追贈禮

曺判書

李守恭字神平廣州人遁村之後領議政克培之孫

成廟戊申擢　科歷正言掌令有詩臣風入弘

文館拜校理應敎陞典翰戊午謫昌城移光陽甲子

賜死年四十一　中廟初贈都承旨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菴燕山初登第爲藝文館檢閱

旣而坐戊午獄謫義州希良善推卜知吉凶嘗曰甲

子之禍甚於戊午一日絶跡遁去不知所終有詩集

行于世

鄭承祖登燕山甲寅科選補翰林戊午杖流遠地

李宗準字仲鈞號慵齋能文章善書畫　成廟己巳

登第嘗以書狀官赴京見驛館畫屛不佳以筆塗抹
殆盡譯官招通事咤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不
滿其意而然也譯官悟而肯之回程至眞定廣張新
粧素屛二坐宗準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觀者歎賞戊
午謫北界路經高山驛書字歸中孤忠自許衆不與
一律於壁上而去監司以聞燕山以爲有怨意遠竄
殺之洪貴達救解不得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羅州人溥聞強記英傑不羈
成廟朝再登第爲弘文館校理奉使濟州船爲風所
漂泊于中原浙江寧波府邊臣疑倭寇將殺之溥應
對捷給得免 成廟令上行錄撰漂海錄以進官至

禮賓寺正戊午被謫後竟逺被殺

李黿字浪翁慶州人益齋之後　成廟己酉登第官至戶曹佐郎戊午杖流逺地死于甲子之禍　中廟初命贈都承旨南秋江孝溫師友錄云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于一人

李胄字胄之固城人杏村之後能文章有氣節自號忘軒　成廟戊申登第拜正言戊午以佔畢齋門徒流珍島後被殺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師事佔畢齋東方人士皆以文詞爲業其潛心性理之學律己以禮求濂洛關閩之緖自宏弼始以薦起爲刑曹佐郎戊午謫熙川

移順天被拯刑後追贈領議政謚文敬

朴漢柱字天支密陽人自號迂拙子遊學佔畢齋門下 成廟乙巳登第歷正言獻納言事直截出爲醴泉郡守戊午杖流碧潼甲子被殺 中廟初命贈都承旨

任熙載字敬輿豐川人登戊午科儀以佔畢齋門徒杖流熙載士弘之子世說熙載善書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里城一絕于屛上燕山一日幸士弘家見屛問之曰誰所書也士弘對以實燕山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我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弘卽跪對曰此

予性行不順累如上教臣曾欲啓之而未果遂被禍或曰熙載常諫其父故士弘不悅而譖之云

康伯珍字子韞信川人佔畢齋外甥 成廟丁酉登第官至司諫戊午杖流

李繼孟字希醇全義人 成廟己酉登第詩文爲佔畢齋所取戊午雖佔畢齋門徒杖流 中宗朝起廢復用官至贊成謚文平性放達不檢初爲己卯士類所短及士類敗獨申救不已與權甚忤憂讒而卒

姜渾字士浩號木溪子晉州人文名亞於駙孫燕山末年喪其嬖姬哀悼甚令群臣誄之渾作祭文極稱義悲悼之狀燕山悅自是頗得幸爲士類所賤 中

廟朝仕至判中樞府事

書金修撰任甫癸未疏後

余讀沙潭子疏詞懇義直曲折反覆如辨黑白天若祚宋雖此一篇足以感回皇極表正人心如其不然猶能孫雜群啾激勵頹波俟百世而無惑矣嗚呼難必者天也不移者理也自信者心也後必有三復斯言而流涕者矣

精忠錄跋

宋氏南渡而後中興之機有三而皆以小人敗方汴京陷沒金人不能自有委之而去郡邑無主豪傑各守其土以待王師於是李綱建遣張所收河北傅亮收河東兩河

旣收則天下固宋之天下也及宗澤留守東京招撫群
盜以百萬計連請過河使宋人不爲退避偷安之計據
汴之故壘河以守之則金虜必不敢跨躐中原此一機
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沮最後武穆以忠孝蓋世之才
奮不共戴天之志從天下忠勇之士薄伐問罪兵鋒所
至勢如風雨醜虜逃遁不暇而趙氏之遺民舊家
日望旌旗燕山以北已有破竹之勢視前二公之爲事
愈難而功過之恢復之形蓋十八九成時則有秦檜者
潛爲虜間巧弄莫須之辭以敗之三機旣失則天下之事
遂不可爲矣然李綱終於擯棄宗澤卒於發背而公之
得禍尤酷於二子其不幸又爲如何而秦檜之罪浮於

滔善伯彥遠矣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嗚呼痛矣世
謂擯之婁女邪雖於辨別故高宗惑之臣則常以爲倖譖
至此者高宗之心爲君親不誠者有以致之也夫君臣
之義父子之倫根於天性本於民彝結於民心而不可
解者也二帝爲虜九廟蒙塵少有忠義之心者皆欲並
首爭死敵彼高宗獨無此心乎便可即與宗廟父母之
言亦可以少動矣如武穆者初亦湯陰之一男子耳只
劍誓天而山河動色四字涅背而鬼神悲泣爲鳥死不
顧一生之言憤憤不已者其心將欲何爲不過爲君父
復讐耳如使高宗稍有卧薪嘗膽泣血枕戈之志則鬼
蜮之徒雖累千百何足以眩其明而蔽其隱以壞我長

城武臣說曰高宗之失在於不誠不在於不明蓋誠則
明矣不然節義之褒勇略之諭寢閣之命精忠之錫前
後丁寧其知武穆不爲不審金字之牌胡爲一日十二
於郾城之下武臣之此言亦春秋微顯闡幽之意而公
羊子所謂大居正者是也近有薛晴者著論妄議公不
當班師識公不知權變使公而果出於此則愈足以驗
檜之譖而益高宗之惑也世豈有大將主兵於外君命
之還而不還而可以成功者哉假令一舉臨江以守而
責公專輒則公之本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古所
云將在軍君命不受者謂此之謂也公惟知鞠躬盡瘁
義之與比以徇臣子之節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天也

公何固必於眞閒哉萬曆甲申有譯官來自燕都以精忠錄一帙進者　上覽之嘉歎下書局印出而題跋之命謬及於愚臣臣敬取而卒業則凡公平日所著詩若文及宋史本傳古今人敘述詠歌之辭裒集無遺間爲圖畫以象公經歷戰陣之跡英姿颯爽風采飛動令人不覺髮豎冠而目裂眥繼之以流涕也嗚呼非忠匪臣非孝匪子前乎百世之上後乎萬世之下所以建立人極綱紀彝倫於宇宙閒者何莫非斯道也人心無古今之殊斯道有晦明之異而國之廢興存亡關焉今是編也其意在於課忠責孝有勸有懲其感於人心者深矣況君子盡忠而罹禍小人以諂而得志亦豈非季世之

龜鑑耶然則 聖上之所以嘉歎是錄而欲廣其傳者其爲世道慮至矣後之觀者若但喜其戰陣之形擊刺之狀而欲快心於狼居之址不知以忠孝爲本則是直衛霍之事耳豈足以知武穆哉而亦非 殿下今日印頒是書之意也萬曆十三年三月下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臣柳成龍奉 敎謹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跋

圃隱集跋 山甫

大厦將傾而一木扶之滄海横流而一葦杭之知其不可而猶且為之者分定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無不足之理常居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分者何也天之所以命而我之所以為則者也然則木之支厦分也葦之杭海分也臣子之忠孝於君親而竭義盡節以至殺軀殞命者亦分也學者學此而已知者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希此者聖勉此者賢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得喪禍福隨其所遇而吾心安焉若夫時

之不幸者之難為則君子不以為之病焉圃隱鄭先生以義理之學為諸儒倡當時翕然宗之今其微言緒論雖無所尋逐然即其所就之大者而觀之則其亦求盡乎性分之內而不願乎其外者歟不然何其見之明而守之固決之勇而行之果歟嗚呼先生在家為孝子立朝為忠臣迨乎麗運告訖天命去矣人心離矣 聖人作萬物覩一時智能之士濟濟欲乘風雲之勢依日月之光以求尺寸之功況有以王氏社稷為念哉惟先生挺然獨立於風波蕩覆之際確然自守於邦國危疑之日義形于色不以夷險貳其心既竭其力之所至不得則以身殉之無所怨悔豈所謂知其不可而猶且為之者耶然先

生一死而天衷以位人極以建民彝物則賴以不墜斯固心之所安而分之所定於先生 何感焉或有以先生周旋亂世不早潔身為疑者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先生有焉由其如是故不屑屑於進退出處之常以委身處命於昏亂之世盡瘁宣力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其忠盛矣在高麗五百年綱常之重於前啓朝鮮億萬載節義之教於後先生之功大矣先生為相雖值衰季不能盡展經綸之業而宏綱大目皆已略舉噫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一見者王炎午之所以稱文山也稱於先生亦可以無愧矣自先生既沒其道益著顯于世所以流澤生民得益新化者不一而足

太宗大王命褒贈先生爵謚 世宗命列于忠臣之編
中宗又命從祀中外文廟其後又於先生所居建書
院賜額自古人君於前代死節之臣存錄崇奬未有如
我 朝列聖之惓惓者盖盛德事也而先生之遺風餘烈
感於人心愈久不替者亦可見矣萬曆甲申秋 主上
殿下命芸閣印先生文集先命臣校正訛舛且跋其後
臣承命秖恐謹取諸本反覆參訂舊本元有詩文三百
三篇乃先生之子宗誠所編近歲開城本又添載用李
供奉韻二首送宋正郎按廉慶尚道一首館本又有金
海山城記祭金得培文請勿迎元使疏今臣又得次李
太常韻賀李遁村子之直登第三絶原州牧使河允源

詩卷分韻賦詩一篇題圓證國師語錄跋一篇而與道村四書雖斷爛不全亦審其出於先生無疑故並取之摠詩三百八篇讚銘文辭十三篇館本以五七言詩分類編集然宗誠既云次其先後則後人不當遽改元本故今悉依舊本爲正只詩文錯出淆亂故以畫像讚以下八篇爲雜著而別之其所新得而不載於三本者別爲拾遺而附于後三本舊無目錄矣編書體今爲目錄幷其首館本有附錄一卷而未免冗雜今以史傳行狀及諸賢寄贈後人叙述祭文各以其類編之其他紀載煩複無甚發明而得於傳聞難委虛實者間亦刪去於是先生始終大致始稍明白可觀矣嗚呼世稱先生爲

東方理學之祖而遺文散亂茫然莫辨豈不爲後學之所慨而斯文之羞歟今　殿下是舉誠出於崇重先儒扶植節義激勵人心之美意也爾臣謏聞淺見不足以稱塞　明旨於萬一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古今之殊哉是集之行將見忠孝之道蔚興於東方各盡天賦之分以爲國家無疆之休也審矣臣不揆愚陋樂爲之言

書李宏仲所藏退溪先生書簡帖後

德蘊於中而文見於外如草木之有根本而枝葉花實繁茂也今觀是帖雖遊戲翰墨之餘皆森然有法度殘

善觀者見之足以知妙道精義之所形嗚呼盛哉斯豈無本而能然哉余友李宏仲父遊先生之門得片言隻字悉收拾而寶藏之間以示余余奉玩感嘆如與宏仲再承謦欬於隴雲之間謹題數語于後而歸之

孝經大義跋 己丑

聖人作六經以詔天下後世其於道德性命之說備矣然而於孝特加詳焉至別爲一經者何耶蓋百行非孝不立萬善非孝不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彝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隋志曰孔子旣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其說是已於此

盡心焉則六經之道舉在是矣秦火既熄遺經間出辟
書與今文譁行雖經諸儒辨論補綴而輒復湮廢至宋
朱子始爲刋誤又次其經傳以復孔氏之舊繼以鄱陽
董氏爲之註釋極其歸趣然後一經之條貫燦然其有
功於聖門甚大而經之顯晦實有非偶然者矣惟我
主上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聖握君師之任責化民成俗
未嘗不以彝倫爲急一日 御經筵與儒臣論治道曰
嘆孝經之教久廢於世又問其註疏之有無左右以是
編聞卽蒙 宣索覽之嘉賞將鋟梓以廣其傳猶慮窮
閻愚下之民未喻其義也下弘文館悉解以諺語使入
易曉且命臣略敘其後臣竊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其

親九族平百姓協萬方以至鳥獸魚鼈咸若皆孝之推
也三代聖王率由斯道治化之隆後世莫及及其衰也
孔子只以空言與弟子相授受即其經中所載言及古
昔必稱先王蓋其傷之也深矣自是厥後微言絕大道
壞人心貿貿已千有五百餘年矣歷代以來雖不無英
君誼辟其所以把持世道主張化權者不過曰功利而
已術數而已孰肯以是為念哉則善治之不復而禍亂
之相尋也無恠今 聖上獨撓然深思推究化源乃於
聖人之經尊信表章既以是躬行建極於上又以是導
迪備民於下古道之行雖不可一日而冀然降衷秉彝
之天亘萬古而猶在聖經所書即人心所具之理反而

求之寧有不得者哉嗚呼誰無父母誰非人子孰倡而不和孰感而不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臣知是書之行也必有油然而起躍然而趨沛然而不可禦比屋可封之義端可馴致矣其謂之至德要道者非我宣 殿下之睠惓於是也萬曆十七年六月下澣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臣柳成龍奉 教謹跋

書陽明集後

右陽明文集余年十七趨庭義州適謝恩使沈通源自燕京回臺劾不檢罷棄重于鴨綠江邊而去行槖中有

此集時隣朋之文未及見也來余見之而喜遂白諸先君令州吏善寫者謄出既而藏篋笥中忽忽三十有五年壬辰秋七月倭寇入安東焚先廬及遠志精舍家藏文籍蕩然一空惟此數卷獨全於奔薄間余得復見之不覺泫然以悲歎與俱行到醴川略記顚末俾子弟寶藏之毋更遺失云爾癸巳重九前一日跋

書虛菴集後 乙未

右虛菴集一帙 成廟朝名臣鄭希良淳夫所著萬曆乙未夏江陵守辛君慶晋印寄虛菴平生著述應不止此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耳世稱虛菴善推占言吉凶無不中及戊午史禍起一時名流或死或竄而

公謫義州處菴又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一夕遁去人見其衣屨於水上若蟬蛻然故時疑其沉江或云得道登仙至今晦迹於烟霞山洞間世亦無相遇於吳門者昔人哀黨錮之禍以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士之遇此世何其不幸哉三復遺編令人悲歎

題軍案幷序後

天下之事一經一緯而已經緯分明物各止其所而天下理矣今以軍案分經緯諸色爲經居處爲緯幷幷然如指諸掌治此之謂治亂此之謂亂綱之紀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於是深有感焉一要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噫

題八道軍案後

余平日歷官多在文局其爲兵官最淺後爲判書僅一閱月而遞其時作八道軍案通京外諸邑之額合三十五萬餘亂後群書散失無一存者而此案偶在其日時存者即亂後額也六七年間消耗至此然后得其要不慙寡也是之不圖其亦莫之如何也已

跋軍額褾背後

軍政國之大事其修否係世道之隆替昔桓温登平乘樓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余今撫此一卷有平乘樓之感不知誰人任與責邪謂難而有至易者存謂易而有至難者在雖易之辨

得失之幾惟明者知之俯仰千載同一慨也孫挙偶書令人淚下

題軍門謄錄後

萬曆乙未余以首相京 命兼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都體察使之任兵曹判書李德馨爲副使韓浚謙崔瓘鄭經世尹敬立鄭協南以恭等先後爲從事官皆自擧也戊戌春辭遞凡啓草文移令聽吏于米謄出題曰軍門謄錄其散落未收者又三之二余以駑劣當國艱危職兼內外無一事裨補徒然去位辱 聖主知遇今觀是錄憮然自愧因志數語於卷端使覽者知余之罪云

又書其後

數年經營只成無用之空言去者如斯來者復然今年自家雪裡凍死未知明年甚人喫大椀不托耳噫

再書先君子詩帖後 戊戌

萬曆戊戌正月天兵進討蔚山賊圍守累日余奉 命督理我國軍務等事旣而師還余暫過河庄褎吏自大丘携帖訪余於玉淵精舍干戈七載城郭山川皆失故形豈意此帖之猶存邪不覺悲慟更識數語於卷後未知自今以後能得再見否乎是月念三謹跋

書金左相建置六鎭疏後

國朝名卿以功業顯者惟金公宗瑞公之功業之盛莫過於建置六鎭今觀此疏布置宏遠論議恢張使世之

庸夫孺子小智淺慮取辨口頭沮敗人家國事者氣索而不敢容其喙亦可謂一代之奇才而實 世廟之善任有以致之也至於末年相業無補顚危徒然一死何歟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矣然使公之才在今日必有可觀三復遺編有九原難起之歎嗚呼悲夫萬曆戊戌五月十八日雲巖居士題于漢陽之寓舍

書延壽詩書後 己亥

己亥春余居河庄前慶山縣令李後乃晦齋先生之孫自慶州悤然來訪見余衰病爲言其家有延壽書攝生養性之道備矣勸余治之余厚其意諾焉其秋李君謄出一件見寄嗚呼李君可謂信士也曰於閑中披閱數

過其於養生果不無有益者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惟此一言約而盡矣苟能從事於此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自可精住神住天地造化之機在吾手中矣此區區者又何足道哉顧余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反有羨於契猪肉而飽者斯可愧也已是年七月旬後王淵居士書

退溪先生年譜跋 庚子

余觀古之聖賢立言垂訓以牖後學其功盛矣然其傳之也必有待於後之人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又相懸矣於是往者日遠來者日忘幾何不至於泯焉而無所尋逐嗚呼其可悲也夫萬曆己亥春刻退溪先生文

集於陶山書院士彈工勤越明年夏告成盖去先生易簀三十一年而始就其亦艱矣一日鳳城琴君壎之自陶院來見余河上以年譜爲托意余非知言者何敢當此事何敢當此事顧有可諉者念當時及門之人凋謝殆盡存者亦墓木拱矣今不爲之更後數十年求先生謦欬音容於髣髴猶不可得况進乎此者乎先生出處去就與夫立朝言論大致有賢孫安道草記撫摭詳悉可據其講學論道與門人知舊辨難往復者有先生文集在可以參考無亦依據書蒭蘆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去取焉兼且自恔於追慕先師之心爲宜乎遂撥冗次輯成編又以言行錄碣銘墓誌等及 教書祭文類次

而附于後俾來世得有攷焉觀者恕其僭妄而補其蹟
缺則是又余所望也

書　聖諭錄後

小臣無狀受　君親罔極之恩無一補報末路罪積纍
重狼狽如此然猶保全性命食息於田野之間莫非
鴻造螻蟻微忱終無得效之日謹錄平日所承　敎旨為
一冊名曰　聖諭錄庶幾朝夕稽顙瞻拜而讀之且悲
且感不能自已云

書亂後詩稿後

余不能詩惟略解詩意耳蓋詩之好否在意趣高下不
在辭之工拙譬如大羹玄酒寓至味於無味中一下五

味非不悅口終是偏耆勝耳古人以陶韋爲詩家正宗如子厚雖亦冲遠只是鍛鍊太過耳東方詩人中余最愛李陶隱其餘皆狂㾾怒罵肥膩腐爛語詩意索然此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惟治心養性者得之夫子以思無邪三字當三百之旨嗚呼其遠矣若余者思旣荒雜故其發於言者如此可愧也已亦可懼也已不能盡去者所以志吾病而求藥石於知己之君子也覽者恕焉

跋東坡與人書

初到黃廩入已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

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朝用盡又
挑取一塊却藏去又曰以大竹筒別貯用不
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
余罷廢以来家用頓乏食口二十餘而歲收雜穀僅數
十石計無所出惟節用最可自勉於是以其所入逐月
均分配十二朔為一年之需每月舂粗以四石為限用
餘則別貯一瓮以待賓客及科外之用其初家人甚苦
之往往屢空幾不能堪或不免怨詈余亦病之一日看
東坡年譜其謫居黃岡時困於貧窶已行此策與余今
日之事隔百世而如一槩為之撫卷大笑古人固窮安
分素貧賤而無慕於外如此不然而濫費無節不得已

然後求索隣里東西白貸則其所傷者多矣遂以是語家人使之自安而因書其後以示子弟云

益齋文集跋

庚子秋余在河村東都尹李公時發以新刻益齋先生文集印本見寄且曰益齋吾先祖也亂後內外文籍蕩失殆盡獨此編僅免灰燼恐遂湮沒不傳乃裒聚而改刻之今始訖工欲藏之名山以圖永久子其為我跋其後余謹受而卒業則其曰益齋亂稿者十卷曰櫟翁稗說者四卷曰孝行錄者一卷拾遺一卷總為若干卷曰撫卷歎曰富哉先生之文也敏哉李公之舉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但言其槩耳夫德厚者流光其遺

風餘韻將百世而猶存豈但以五世限之哉古之所謂
不朽者三事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未必有功有功
者未必有言高麗五百年間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
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無可議爲者惟先生有焉故今
去先生之亡二百三十四年其遺文之行世也如星斗
麗天喬嶽在地有目者皆可見至於鋒鏑煨燼之中人
且收拾而寶藏之無所失墜又得賢子孫發揮而揄揚
之信乎其德厚而流光也余聞李公始至東都也賊退
甫爾荊棘滿城公私赤立李公爲之未久政通人和凡
百施爲稍稍復舊乃於調度征繕之暇留心於文教之
事悉取古書籍之有關於學習者刊刻而廣布焉於先

生之文尤加惓惓焉不數月間成此大役敏速如神可見公政事文學之才出入遠甚真可謂先生之後也余於先生亦忝系外派昔在己巳間先君子出敎清州余首覲往來因獲瞻拜先生遺像於進士李溍家溍又先生遠裔也望儼卽溫至今森然在目其後聞遺像不全於兵火爲之泫然而悲豈料三十年後得見此全集也人事變遷俯仰今古不得不重有感焉若夫先生文章德業之盛牧隱之序盡之余不敢贅只樂道府尹公之事且記余之所感者而歸之使後之覽者知斯集之益可貴重也是年九月上澣後學豐山柳成龍跋

題喪禮考證後

余喪中讀禮記旣昏塞過一二編輒忘失且患其記載浩博而雜出愈難於參考也於是以家禮所載群目爲綱而其間節目各以類附焉分爲上中下三編又取楊氏儀禮服制圖式見於逐條之下以便攷閱云

恭書答太學諸生疏 御札後

伏見 聖諭辭嚴義正足爲萬世人臣之程式繩準聖人謨訓出於常情萬萬固難仰議若夫晦齋先生處乙巳一節先賢語默行止應有微意在非後學所敢窺測但以古人尚論人物之道言之則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旣誦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然後又就其一世行事之迹而參互停

當益求其心之所在以致其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若但取其疑似之端繩之以一切之論求其外而不求其内舉其一而盡蔑其百則賢人君子之心往往無以自白而自古聖賢亦難免譏議也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干澤孔子之行乎季孫後世必疑其合汚嗚呼其然豈其然乎且以已然之迹觀之則周公遭流言之變避位居東當時王業新造國勢杌隉内則成王之心未明外則三監之禍孔熾事之可言孰有急於此乎破斧缺斨之士猶且憤惋不平形於咏歎二公顧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熟視三年而不爲一語何邪又必待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自悟

然後東轍始西亦何邪以迹言之則二公之所以處此
者豈非可疑之甚者乎然周公不以不言疑於二公二
公亦不自以含默懸於周公蓋以二公之心終非畏禍保
位之人其不言蓋必有所待而然也然則發納約自牖之義
且非但不可言而遂已其維持調護必有其道皆未可
以臆斷也磻溪以道學名世為百代儒宗其所豎立卓
然奇偉姑置不論今但就其立朝終始而言之平生直
道而行無所回互雖處風波蕩潏之中而不震不懾本
末一致無纖毫可疑者其為司諫也力捍姦臣身遭中傷
斥退田野至於八年之久其終也又困於權姦白首西
遷賊鵩窮徼萬死一生而不悔此其立身之節也世亂則一

酬稼泉隱君示志歌詠先王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
一起受知 二聖忠言嘉謨朝啓夕沃莫非三代君臣
訓誥中語 中廟之末先生祸幾引退及 仁廟即位
以隆禮累召當時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先生感 兩朝
知遇之恩力疾一起不幸 仁廟昇遐時事一變新固人
事之不可預測者也先生旣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
不俟終日其可得乎旣不可去則所以同事周旋竭其
心力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旣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
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
矣世人徒見其時擇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
以爲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晦齋自晦齋何必相同

若然則比干以諫死爲仁箕子之狂微子之去不得爲
仁乎聖人旣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玉之君子可廢乎賢
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迹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
必同且當時聽齋非不言耶以今觀之忠定之所言者
卽聽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
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聽齋有焉　明廟卽立
之初十條啓辭先生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告君之
辭無以過此旣勸　慈殿以善道道養　明廟又勸
明廟盡孝道於　仁宗其他嚴宮禁也杜戚里也請愼
擇宮人也勿用特旨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宮府
一體也勿開私門也無邪所以濬治平之大源而立正

始之要道拄宮掖之徑竇而窺蕘鄙之心膽其精誠昭
著力最甚夫包括該盡使其言得用則士禍何自而作
區區一二人事言亦可不言亦可也其後李邕說先生
正指與為說迺曰彦迪書啓十條繫人主手足先生竟
以此卒禍使先生少有觀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
時何時而不顧群姦切齒之怨敢陳先事之戒邪及入
對忠碩堂也滿庭縉紳頭面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答曰
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
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讎而起與獄其
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
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罷時聽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今

於集中有乙巳秋劄子二篇其一極論讒邪戚里之禍
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 慈殿之一
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
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鮮體國事日非自古幼
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
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
眩惑而顚倒是非戚里特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
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
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
皇后爲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
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

而遠天下之公議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
仰而與宣仁並稱此皆直指元老元衡等孤鼠鬼蜮之
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
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弟之道而
曰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孝
弟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
絲毫欠闕則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又言近
日 上敎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
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
殿下全孝弟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

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其言懇惻悲痛至今讀之令人隕
涕但其創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鳳城但請防禁尙
無他語晦齋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
聖德故不果上蓋是時姦臣林立㘦事起禍益肆胸臆
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口舌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
柳灌遞相仁淑罷既而因白仁傑啓辭任加絕島灌與
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疏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
蔓延不可救撲故晦齋於忠定疏中刋去危言而曰勢
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其意可見夫賢人君子諫說
於君非但自爲己事而已所愛者君所憂者國言之而
有補於君有益於國則固君子之所願何憚而不言若

言之而無益非徒無益反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時
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
之所不得已也斯義也在易尤詳言之故曰知時識勢
學易之大法晦齋於此必有所見矣昔程明道不非新
法其爲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其
後每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君子之用意宛轉而慮
事深遠也如此此事惟明道知之如呂晦張戩諸人輿
不及此蓋小人之性其毒如蛇蝎其暴如狼虎彼方肆
其狠愎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必勝君子於此若一舉
而絶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善哉不然撩虺蠆之頭
戯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亂乙巳小人聲言鳳城

賢明衆心歸附以此爲機穽當時一言救觧大禍立至
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冤而以讒邪戚里之禍孝弟堯
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無非爲鳳城地也嗚
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
去而孟子以爲介盖旣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
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晦齋先生有下惠之三黜而無
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
萬鍾之富可以安享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隕身
於魑魅之域哉如過孟子其以爲介乎不介乎斯固未
可知而千載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
曾南門推鞫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

死見鞫之人乃李德應成審及婢子毛麟等輩耳 聖
論鞫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為何人也先
生既為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實參與不參固不足
論也獨其弁錄勳籍誠為不幸當時入對忠順堂諸公
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譏於
一時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又事勢
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為自處之道未數月
而先生去位矣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群群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者不可易得若
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人耳進此而明道講學之賢則
間數世而一有我 朝三百年来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

是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禍於當時又不免論議於
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
楊龜山晩年因蔡京之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疑
之胡康侯獨以為使彼時用其言猶可救得一半朱子
遂講之以為公論又謂龜山多攻居中之言出於其人
而不多信古之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
往時聞李叔獻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為
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豈於事到手裡何
嘗能及古人一二節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
必曰汝輩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善惡直邪正之

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
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也
蓋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出入不可
以小而傷大也況如聽齋先生身心內外表裡洞然潔
白光輝行立語默非道不行如玉而猶不免於疣若而
棄藏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此風若
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爲虛談詆訾先賢無復顧忌
世道寧非可憂耶昔 高皇帝不取孟子寇讐土芥之
論欲去配享令敢諫者射之禮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
袒胸受箭曰臣爲孟軻死亦榮 高皇帝見其誠懇取
疏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 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

聖人一時抑揚之微權不可為萬世之正論故其事終於不行今者卞俗刓敝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漸衰寧知聖上欲回書立教激昂振作以警昏昏者乎亦 高皇帝之意也嗚呼明主可以理奪柰第未知今日之為錢唐者誰乎是可慨也

書陸宣公奏議後

使天而未欲平治天下也必不生如此才使天而欲平治天下也必使見用於世既生而又不得用此理之不可知者也嗚呼宣公之學上接伊傅管蕭以下不論也今其遺編尚在炳炳然致理之繩準興化之蓍蔡也有意於斯世者特舉而措之耳千古一慨

書徐克夫遊關東錄

僕衰病比甚默默坐一室中不敢窺覦牖其於千里外佳山好水競秀爭流之勝非徒足迹難及思想亦不到今夏友人徐克夫爲關東伯寄書相問癸酉得遊山錄一觕余喜甚讀之累日而卒業凡關東湖海數百里烟霞景致盡入於克夫吟咏之中嗚呼使余忘匏繫之陋而發卧遊之興非此錄而誰也克夫之所以起余者多矣抑曰此而有所感焉嘉靖乙卯間吾先祖考宰扞城郡余年十四承先人命自京往省出崇仁門而東時方初夏風日妍和芳草滿野倉庚上下角角關雄雉聲既而入嶺西由洪川過麟蹄踰珍富嶺抵扞城所經沿途溪

山幽絕皆可玩也嘗假之暇與學子四五輩讀書城西
十里外荊被拔迴咸斯文竹所建前栽萬松鬱然清川
環其外舍下雜蔥蒨雜花衞同舍生以出濯足清流行
雲木之下其地多海棠花經夏不凋香氣苒苒襲人余
樂之爲賦忘歸不知日之將暮也間飄岳往訪郡宿昔
可至祖考以余年幼不許然獨仙遊潭清澗亭在沼內
故間一追爲余以是始見東海明年春余還京每欲日
事一往以盡其勝而亦未也豈靈眞異境有主者非宿
緣不易致耶六日乙卯至甲辰中間星霜已換五十餘
蒼鬢滿首人事百變而孤露餘生獨留人世得聞故
入會一堂其地形於前昔無亭與懷寧尹沈余與其亮夫

雖內外派系其初同出於同福徐府君義同一家不但為子孫交遊之得而已亮夫使余題錄後余不得辭遂粗敘其嘗與東萊行始末以寓所感者而歸之

題東國名臣言行錄

我國文學之士自新羅以上遡矣無可徵羅季崔文昌往學於中國未還始為文學之祖其後相繼遊學者亦不為少大抵皆以詞章名世耳至如李益齋牧隱遊中國得聞程朱性理之說自是東方始知詞章之外有儒者之學於是圃隱首先興起為絕學之倡同時如陽村陶隱雖未免於詞華而亦以道德性命訓誨後進故吉注書學於陽村金司藝學於注書司藝之子司成畢齋寒

暄金公一蠹鄭公皆出於佔畢齋趙靜菴又寒暄之徒

其間雖有青於藍而寒於水者其淵源所自則皆有所

授受而不可誣也然則今此名臣中當抽出此一脉以

類編之真他卿觀當世若鄭先生諸公當以類從列於名

臣之流三定以下又以隱逸附焉則庶乎各從其類而

不紊矣後尚論君子亦正焉

書名臣集後 甲辰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書亦云

肅廟甲戌夜筱

書篤見示善日錄後

右癸未甲申日錄者亡友爲性傳堂善而著也余於是

善同年生從遊陶菴先生之門爲同志友甲子歲余下龍
宮護外舅喪以乾飯景善相遇於水田村逆旅之一宿明年
景善就漢城樂善坊第與余同處讀書者幾半年自是
情好甚篤其後余登丙寅科景善登丁卯科又同朝其
在臺閣言論風采雖不謀議而略相符合至於世路多
梗幷況不齊而平日相好之意猶一日未始少異也景
善眼高於進閒人少許可意所不取雖對面不與語往
往閉門拒人以此多怨於時坎軻窮困而卒不變以死
身後猶有削職之禍哀哉其所藏書籍兵亂中散失殆
盡而獨有此日記一卷又兼余往來書尺留其家景善
內子許氏悉取以送于余余撫卷三歎至於流涕蓋思

知心之不可以復得而哀吾黨之益衰也萬曆庚子五月十一日西厓書于河上

又書其後

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之不建而人各以好惡之心相從則亂由是生今看景善日記爲之流涕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題古今書法精選帖

亂後圖籍蕩無存者一日有吏金守於何得此帖遺之晉宋間名人筆蹟尚有可考焉仍識其來處云

書水亭寓舍後

嗚呼歲月逝矣今昔日邈今不記昔後不記今惟記之

於文字以示子孫曰得其點畫而不至忽忘者稍可盡心焉耳近世佔畢齋金先生爲其先人作彝尊錄余雖不肖竊有慕焉遂不揆蕪拙輒追記一二自先世以下凡聞見所及者皆記之名之曰綴文永慕錄此錄之傳不傳未可知亦係於子孫之賢與否如果爲一家世守之物藏出而展玩之不爲塗壁覆瓿之歸則幸矣而不敢必嗚呼悲夫

書臨瀛送別帖後

與昌遠別久忽忽歲已暮矣今得此帖撫玩如陪春江別懷復形目前不啻見開海之遠此古人所以不能已於言也是歲閏九念七四生之衲翁題

題倦翁易圖後

右易圖五十二出近世孤山隱者皆本諸羲文周孔之舊邵朱諸老先生之說類次而疏論之以便觀覽非鑿空杜撰者比也又有圖而無文尤足令學者虛心玩索而自得之既得則凡象數之源性命之奧天地陰陽變化不測之機粲然若指諸掌即倦翁所謂玩心其中足以自老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翁姓柳氏名瓚字義叔世為豐山人翁隱居宣城之西村平生治經學杜門潛思尤深於易然與人處頹如也未嘗自言雖隣里相識莫有知其為學知道者翁既沒而其書始出今觀此圖淵微質慤自不知一不好者言之殆亦越人之章甫爾李

監司時誤見而愛之登梓印布欲與世之事當編者共焉使倦翁可作其必曰後世之子雲在可尚也已

書利川徐氏族譜後

利徐大姓也不可無譜然作譜亦非易事惟截簡而事明爲得法此譜首所記未知出於何人恨辭俚不堪讀耳下段所録徐掌令事文誤掌令恭讓時臺諫壬申四月與金震陽諸公俱罪斥退居衿川不復仕 本朝其詩所謂神都隔漢陽者自衿川而言耳今曰書憲府辭上是誣其祖也得無千載惑耶果然 太宗聖諭何以曰伯夷也次句英雄字亦誤余嘗觀國朝寶鑑作忠良字徐家如有賢子孫必正之然後可傳故云

箋

謝恩箋 乙巳正月

輸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豊原府院君臣柳成龍昧死上言恭遇
三功臣會盟祭禮已成臣前緣衰病已極不能自力奔趍
瞻望盛擧日夜兢惶迨有人來自都下賫奉到 賜下
教書一軸幷白金七兩廐馬一匹表裏二端續於今年
正月初一日本道監司遵奉有 旨事意使長吏存問
幷致米豆酒饌臣不勝感激俱已拜向稽顙謝 恩祗
受訖謹奉箋陳謝者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罪戾
餘生久負天地之鴻造孤捿微物更蒙雨露之涵濡感

謗自流驚魂如夢伏念臣庸才淺識受任踰涯出入帷幄三十年報效無聞於獻替追隨羈紲數千里過咎益彰於顚危素之犬馬之勞冊叨燮常之錄溫綸契諭之既過大賚便蕃而有加續當歲時之遷移又蒙存問其生死長吏臨致官貺鼎來有命自天固難容於祈免措躬無地實愈懼而增慙玆蓋伏遇賞疑從優仁不遺舊陽春之澤潤及陰崖日月之光普被窮蔀遂令駑質荐荷鴻私臣敢不白首丹心銜 恩戀闕周南滯迹莫趨鵷鷺之班漢壮懸誠長獻岡陵之祝臣無任瞻天仰 聖慙懼屛營之至謹昧死陳謝以 聞

銘

獨寢不愧衾銘

暮夜之暗帝其我從屋漏之幽神其爾伺勿謂無知其機孔彰勿謂何傷其惡將長莫見者隱莫顯者微斯須不謹衆惡習歸孰宥我心既明且靈一有乘德中心不寧豈待人知然後爲愧是以君子罔敢或肆一誠植守動必以禮惰慢邪辟寧設于體日用造次向晦燕息翼翼兢兢維帝之則剔邪去私是保是守內省不疚何愧之有推其極致浩然天地卓哉西山用力深至一言警策以迪來裔作德日休作僞日拙聖狂之別由此異轍不誠無物古聞其語臣拜銘之敢告褻御

日傘銘

圓其形玄其色散爲六合爲一遇陽而開遇陰而闔膛
其動以天是以能覆物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八